

◎通论

○本诗（谓三百篇也）

诗三百篇，皆入乐者也。汉魏以来，有徒诗，有乐府，而诗与乐分矣。唐之诗人，变五七言为长短句，制新律而系之词，盖将合徒诗、乐府而为之，以上窥国子弦歌之教。谓之为词，则与廿五代兴者也。

○源流正变

词兴於唐，李白肇基，温岐受命。五代纒绪，韦庄为首。温韦既立，正声於是乎在矣。天水将兴，江南国蹙，心危音苦，变调斯作，文章世运，其势则然。宋词既昌，唐音斯畅。二晏济美，六一专家。爰逮崇宁，大晟立府，制作之事，用集美成。此犹治道之隆於成康，礼乐之备於公日，监殷监夏，无间然矣。东坡独崇气格，箴规柳秦，词体之尊，自东坡始。南渡而後，稼轩崛起，斜阳烟柳，与故国月明相望於二百年中，词之流蛮，至此止矣。湖山歌舞，遂忘中原，名士新亭，不无涕泪，性情所寄，慷慨为多。然达事变，怀旧俗，大晟馀韵，未尽亡也。天祚斯文，锺美君特。水楼赋笔，年少承平，使北宋之绪，微而复振。尹焕谓前有清真，後有梦窗，信乎其知言矣。

稼轩由北开南，梦窗由南追北，善乎周氏之能言也。南宋诸家，鲜不为稼轩牢笼者，龙洲、後屯阨、白石皆师法稼轩者也。二刘笃守师门，白石别开家法。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。至玉田演为清空，奉白石为祧庙。画江画淮，号令所及，使人遂忘中原，微梦窗谁与言恢复乎。

周止庵曰：“近人颇知北宋之妙，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，横互胸中。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。论词之人，叔夏晚出，既与碧山同时，又瑟梦窗别派，是以过尊白石、但主清空。後人不能细研词中浅深曲折之故，群聚而和之，并为一谈，亦固其所也。”

洵按：自元以来，若伊仁近、张仲举，皆宗姜张者。以至於清竹、樊榭极力推演，而周吴之绪几绝矣。竹至谓梦窗亦宗白石，尤言之无理者。

○师周吴

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，善矣。惟师说虽具，而统系未明。疑於传授家法，或未洽也。吾意则以周吴为师，馀子为友，使周吴有定尊，然後馀子可取益。於师有未达，则博求之友。於友有未安，则还质之师。如此，则系统明，而源流分合之故，亦从可识矣。周氏之言曰：“清真，集大成者也。稼轩敛雄心，抗高调，变温婉，成悲凉。碧山切理履心，言近指远，声容调度，一一可循

。梦窗奇思壮采，腾天潜渊，返南宋之清澁，此，为北宋之挚，是为四家，领袖一代。所谓师说具者也。”又曰：“问涂碧山，历梦窗、稼轩，以还清真之浑化。”所谓统系未明者也。

周氏自言受法於董晋卿，而晋卿则师其舅张皋文。又曰：“已而造诣日以异，论说亦互相短长。晋卿初好玉田，余曰：‘玉田意尽於言，不足好。’余不喜清真，而晋卿推其沉著拗怒，比之少陵。悟者一年，晋卿益厌玉田，而余遂笃好清真。”又曰：“因欲次第古人之作，辨其是非，与二张董氏，各存岸略。”张氏辑词选，周氏撰词辨，於是两家并立，皆宗美成。而皋文不取梦窗，周氏谓其为碧山门径所限。周氏知不由梦窗不足不窥美成，而必曰问涂碧山者，以其蹊径显然，较梦窗为易入耳。非若皋文欲由碧山直造成成也。吾年三十，始学为词。读周氏四家词选，即欲从事於美成。乃求之於美成，而美成不可见也。求之於稼轩，而美成不可见也。求之於碧山，而美成不可见也。於是专求之於梦窗，然後得之。因知学词者，由梦窗以窥美成，犹学诗者由义山以窥少陵，皆涂辙之至正者也。今吾立周吴为师，退辛王为友，虽若与周氏小有异同，而实本周氏之意，渊源所自，不敢诬也。

○志学

有志然後有学，学所以成志也。学者诚以三百廿五为志，则温柔敦厚其教也，芬芳悱恻其怀也。人心既正，学术自明，岂复有放而不返者哉。若夫研究事物以积理，博采文藻以积词，深通汉魏六朝文笔以知离合顺逆之法，入而出之，神而明之。海水洞汨，山林杳冥，援琴而歌，将移我情，其於斯道，庶有洽乎。

○严律

凡事严则密，宽则疏，词亦然。以严自律，则常精思。以宽自恕，则多懈弛。懈弛则性灵昧矣。彼以声律为束缚者，非也。或又谓宫商绝学，但主文章，岂知音节不古，则文章必不能古乎。〔无韵之文尚尔，何况於词。〕凝思静气，神与古会，自然一字不肯轻下。庄敬日强，通於进德，小道云首哉。

○贵拙

唐五代令词，极有拙致，北宋犹近之。南渡以後，虽极名隽，气而质不逮矣。昔朱复古善弹琴，言琴须带拙声，若太巧，即与箏阮何异。此意愿与声家参之。

○贵养

词莫难於气息，气息有雅俗，有厚薄，全视其人平日所养，至下笔时则殊，不自知也。

○贵留

词笔莫妙於留，盖能留则不尽而有馀味。离合顺逆，皆可随意指挥，而沉深浑厚，皆由此得。虽以稼轩之纵横，而不流於悍疾，则能留故也。

○以留求梦窗

以涩求梦窗，不如以留求梦窗。见为涩者，以用事下语处求之。见为留者，以命意运笔中得之也。以涩求梦窗，即免於晦，亦不过极意研炼丽密止矣，是学梦窗，适得草窗。以留求梦窗，则穷高极深，一步一境。沈伯时谓梦窗深得清真之妙，盖於此得之。

○由大几化

清真格调天成，离合顺逆，自然中度。梦窗神力独运，飞沉起伏，实处皆空。梦窗可谓大，清真则几於化矣。由大而几化，故当由吴以希周。

○内美

飞卿严妆，梦窗亦严妆。惟其国色，所以为美。若不观其倩ツ之质，而徒眩其珠翠，则飞卿且讥，何止梦窗。〔玉田所谓碎拆不成片段者，眩其珠翠耳。〕

○襟度

清真不肯附和祥瑞，梦窗不肯攀援藩邸，襟度既同，自然玄契。诗云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

◎宋吴文英梦窗词

○霜花映翠微路窄

海绡翁曰：此石湖作，非身在翠微也。次句乃翻杜子美宴蓝田庄诗意，言若翠微路窄，则谁为整冠乎。翻腾而起，掷笔空际，使人惊绝。三四五，座中景，如此一落，非具绝大神力不能。起句如神龙夭矫，奇采盘空。至此则云收雾敛，旷然开朗矣。“病怀强宽”领起，“恨雁声偏落歌前”转身，才宽又恨，才恨便记，以提为煞，汉魏六朝文往往遇之，今复得之吴词。换头三句，遥接歌前，与年时相顾，正见哀乐无端。芳节二句，用反笔作脱，则晴晖句加倍有力。“多阴”、映“幕烟疏雨”。“稀会”、映“旧宿凄凉”。来叙夹议，潜气内转。移船就月，再跌进一步，笔力酣畅极矣。收合有不尽之意。上文奇峰叠起，去路却极坦夷，岂非神境。霜花映名集，想见觉翁得意。於空际作奇重之笔，此诣让觉翁独步。

○霜叶飞断烟离绪

海绡翁曰：起七字，已将纵玉勒以下摄起在句前。“斜阳”六字，依稀风景。“半壶”至“风雨”十四字，情随事迁。以下五句，上二句突出悲凉，下三句平放和婉。“彩扇”属“寒蝉”。徒闻寒蝉，不见蛮素，但仿佛其歌扇耳，今则更成倦梦，故曰不知。两句神理，结成一片，所谓关心事者如此。换头

於无聊中寻出消遣，“断阙慵赋”，则仍是消遣不得。“残蛩”对上“寒蝉”，又换一境。盖蛩素既去，则事事都嫌矣。收句与“聊对旧节”一样意思，见在如此，未来可知。极感怆，却极闲冷，想见觉翁胸次。

○澡兰香盘丝系腕

海绡翁曰：此怀归之赋也。起五句全叙往事，至第六句点出写裙，是睡中事。“榴”字融人事入风景，“褪萼”见人事都非，却以风景不殊作结。後片纯是空中设景，主意在“念秦楼也拟人归”一句。“归”字紧与“招”字相应，言家人望已归，如宋玉之招屈原也。既欲归不得，故曰“难招”，曰“莫唱”，曰“但怅望”，则“也拟”亦徒然耳。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间则首尾皆应，阵势奇变极矣。金针度人，全在数虚字。屈原事，不过借古以陈今。薰风三句，是家中节物。秦楼倒影，秦楼用弄玉事，谓家所在。

○六么令露蛩初响

海绡翁曰：此事偏要实叙，不怕惊死谈清空一流，却全是世间痴儿女幻境。极力逼出换头二句。“那知二字，劈空提出”。“乞巧楼南北”，倒钩。以下分作两层感叹。“谁见金钗擘”，则不独“不见津头艇子”，人天今古，一切皆空。惟有眼前景物，聊与周旋耳。前段运思奇幻，後段寄情闲散，点化处在数虚字。

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

海绡翁曰：玉田不知梦窗，乃欲拈出此阙，牵彼就我。无识者群聚而和之，遂使四明绝调，沉没几六百年，可叹。

○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

海绡翁曰：换头三句，不过言山容水态，如吴王范蠡之醉醒耳。“苍波”承“五湖”，“山青”承“宫里”，独醒无语，沉醉奈何，是此词最沉痛处。今更为推演之，盖惜夫差之受欺越王也。长颈之毒，蠡知之而王不知，则王醉而蠡醒矣。女真之猾，甚於勾践。北狩之辱，奇於甬东。五国城之崩，酷於卑犹位。遗民之凭吊，异於鸱夷之逍遥。而游良岳幸樊楼者，乃荒於吴宫之沉湎。北宋已矣，南渡宴安，又将岌岌，五湖倦客，今复何人。一倩字有众人皆醉意，不知当时庾幕诸公，何以对此。

○宴清都绣幄鸳鸯柱

海绡翁曰：只运化一篇长恨歌，乃放出如许异采，见事多，识理透故也。得力尤在换头一句。“人间万感”，天上嫫媿，横风忽断，夹叙夹议，将全篇精神振起。“华清”以下五句，对上“幽单”，有好色不与民同意，天宝之不为靖康者幸耳，故曰“凭谁为歌长恨”。

○渡江云羞红颦浅恨

海绡翁曰：此词与莺啼序第二段参看。“渐路入仙坞迷津”，即“逆红渐招入仙溪”。“题门”“堕履”，与锦儿偷寄幽素，是一时事，盖相遇之始矣。明朝以下，天地变色，於词为奇幻，於事为不祥，宜其不终也。

○风入松听风听雨

海绡翁曰：思去妾也。此意集中屡见。渡江云题曰西湖清明，是邂逅之始，此则别後第一个清明也。“楼前绿暗分携路”，此时觉翁当仍寓西湖。风雨新晴，非一日间事，除了风雨，即是新晴。盖云，我只如此度日。“扫林亭”，犹望其还，赏则无聊消遣。见秋千而思纤手，因蜂扑而念香凝，纯是痴望神理。“双鸳不到”，犹望其到，“一夜苔生”，纵迹全无，则惟日日惆怅而已。当味其词意酝酿处，不徒声容之美。

○三姝媚吹笙池上道

海绡翁曰：池上道，湖上故居。吹笙仙侣，“王孙重来”，客游初归，则别非一日矣。“旋生芳草”，倒钩。“燕沉莺悄”，杳无消息。“禁烟残照”，时节关心，两层联下，为往事二字追逼。“怨红凄调”，再跌进一步作歇。态浓意远，顾望怀愁。“方亭”即西园之林亭，“双鸳”即惆怅不到之双鸳。彼犹有望，此但记忆，记字倒钩。“顿隔年华”，起步，“似梦回花上，露平晓”，复留步，真个回眸一笑之态。客即孤鸿，可与放客送客之客字参看，言在此而意在彼也。又字还字最幻，盖其人之去，已两清明矣。所谓“顿隔年华”，“青梅已老”，比怨红更悲，却是眼前景物。

○瑞鹤仙泪荷抛碎璧

海绡翁曰：此词最惊心动魄，是“暮砧催、银屏翦尺”一句。盖因闻砧而思裁翦之人也。堂空尘暗，则人去已久，是其最无聊处，风雨不过佐人愁耳。上文写风雨，层联而下，字字凄咽，谁知却只为此。“行客”，点出客即燕，三姝媚之孤鸿言客，此之燕去亦言客，皆言在此而意在彼也。“似曾相识”，言其不归来，语含吞吐，此曲断肠，惟此声矣。林下二句，西园陈迹。今则惟有“寒蛩残梦，归鸿心事”耳。一念字有无可告诉意。夜笛比暮砧又换一境，暮砧提起，夜笛益悲，人生如此，安得不老。结句情景双融，神完气足。

○瑞鹤仙晴丝牵绪乱

海绡翁曰：吴苑是其人所在，此时觉翁不在吴也，故曰“花飞人远”。莺啼序曰：“晴烟冉冉吴宫树。”玉蝴蝶曰：“羨故人还买吴航。”尾犯赠浪翁重客吴门曰：“长亭曾送客。”新雁过妆楼曰：“江寒夜枫怨落。”又是吴中事，是其人既去，由越入吴也。旗亭二句，当年邂逅，正是此时。兰情二句，对面反击，跌落下二句，思力沉透极矣。旧衫是其人所裁，“流红千浪”，复上阙之花飞。“缺月孤楼，总难留燕”，复上阙之人远，为凄断二字钩

勒。“歌尘凝扇”，对上“兰情蕙盼”，人一处，物一处。“待凭信，拚分钿”，纵开，“还依不忍”，仍转故步。“笺幅偷和泪卷”，复“挑灯欲写”，疑往而复，欲断还连，是深得清真之妙者。“应梦见”，尚不曾梦见也。含思凄婉，低回无尽。

○齐天乐烟波桃叶

海绡翁曰：此与莺啼序盖同一年作。彼云十载，此云十载，此云十年也。西陵，邂逅之地，提起。“断魂潮尾”，跌落。中间送客一事，留作换头点睛三句，相为起伏，最是局势精奇处。谭复堂乃谓为平起，不知此中曲折也。“古柳重攀”，今日。“轻鸥聚别”，当时。平入逆出。“陈迹危亭独倚”，歇步。“凉ぞ乍起”，转身。“渺烟碛飞帆，暮山横翠”。空际出力。“但有江花，共临秋镜照憔悴”，收合倚亭。送客者，送妾也。柳浑侍儿名琴客，故以客称妾，新雁过妆楼之宣城当时放客，风入松之旧曾送客，尾犯之长亭曾送客，皆此客字。“眼波回盼”，是将去时之客。“素骨凝冰，柔葱蘸雪”，是未去时之客。“犹忆分瓜深意”，别後始觉不祥，极幽抑怨断之致，岂其人於此时已有去志乎。“清尊未洗”，此愁酒不能消。“凉ぞ”句是领下，此句是煞上。“行云”句著一“湿字”，藏行雨在内。言朝来相思，至暮无梦也。梦窗运典隐僻，如诗家之玉，“乱蛩疏雨”，所谓“漫下残泪”。

○莺啼序残寒政欺病酒

海绡翁曰：第一段伤春起，却藏过伤别，留作第三段点睛。燕子画船，含无限情事，清明吴宫，是其最难忘处。第二段“十载西湖”，提起。而以第三段“水乡尚寄旅”作钩勒。“记当时、短楫桃根渡”，记字逆出，将第二段情事，尽销纳此一句中。“临分”“泪墨”，“十载西湖”，乃如此了矣。临分於别後为倒应，别後於临分为逆提。渔灯分影，於水乡为复笔，作两番钩勒，笔力最浑厚。“危亭望极，草色天涯”遥接“长波妒盼，遥山羞黛”，望字远情，叹字近况，全篇神理，只消此二字。“欢唾”是第二段之欢会，“离痕”是第三段之临分。“伤心千里江南，怨曲重招，断魂在否”，应起段“游荡随风，化为轻絮”作结。通体离合变幻，一片凄迷，细绎之，正字字有脉络，然得其门者寡矣。

○绛都春情黏舞线

海绡翁曰：“情黏舞线”，从题前起。“怅驻马灞桥，天寒人远”，反跌。“旋翦露痕”，入题。“移得春娇栽琼苑”，歇步。流莺以下，空际取神，开合动荡，却纯用兴体，以起後阕所赋。“梅花”以下，又遥接“移得春娇”，读之但觉满室春气。词中不外人事风景，人事入风景，则实处皆空。风景入人事，则空处皆实。此篇人事风景交炼，表里相宣，才情并美，应酬之作

，难得如许精粹。

○祝英台近剪红情

海绡翁曰：前阙极写人家守岁之乐，全为换头三句追摄远神。与“新腔一唱双金斗”一首，同一机杼。彼之何时，此之旧字，皆一篇精神所注。

○珍珠帘蜜沉炉暖

海绡翁曰：此因闻箫鼓，而思旧人也，亦为其去姬而作。起七字千锤百炼而出之。“蜜沉”伏“愁香”，“烟袅”伏“云渺”，“麟带”，旧意。“舞箫”，今情。作两边钩勒。“恨缕情丝”，提起。“银屏别是一处”，非贵人家。垂柳腰小，亦指所思之人，与贵家按舞无涉。“绿水清明”是其最难忘处，当年邂逅，正此时也。乃彼则银屏难到，此则客枕幽单，徘徊叹息，盖为此耳。“香兰如笑”按舞之乐，而已则歌沉人去，惟有落泪。一篇神理，注此二句，题目是借他人酒杯。

○浣溪沙门隔花深

海绡翁曰：“梦”字点出所见，惟夕阳归燕。“玉纤香动”，则可闻而不可见矣。是真是幻，传神阿堵，门隔花深故也。“春堕泪”为怀人，“月含羞”因隔面，义兼比兴。东风临夜，回睇夕阳，俯仰之间，已为陈迹，即一梦亦有变迁矣。“秋”字不是虚拟，有事实存在，即起句之旧游也。秋去春来，又换一番世界，一“冷”字可思。此篇全从张子澄“别梦依依到谢家”一诗化出，须看其游思缥缈，缠绵往复处。

○浣溪沙波面铜花

海绡翁曰：“玉人垂钓理纤钩”，是下，句倒影，非谓真有一玉人垂钓也。“纤钩”是月，“玉人”言风景之佳耳。“月明池阁”，下句醒出。甲稿解蹀躞“可怜残照西风，半妆楼上”，半妆亦谓残照西风。西子西湖，比兴常例，浅人不察，则谓觉翁晦耳。

○风入松兰舟高荡

海绡翁曰：此非赋桂，乃借桂怀人也。西园送客，是一篇之眼。客者，妾也。西园，故居。邮亭，别地。既被妨，故还泊，而秋娘不可见矣，此游固未到西园。蝉声似曲，歌扇都非，“临水开窗”，故居回首，至重寻已断，则西园固可不到矣，何恨於矮桥哉。和醉应唤酒，脉络字字可寻。

○探芳讯为春瘦

海绡翁曰：本是伤离，却说为春。半草探花，佳时易过，雨声如此，晴昼奈何。曰年年，则离非一日。曰半中酒，则此怀何堪。用两层逼出换头一句。以下全写相思，相思是骨。外面只见娇懒，传神阿堵，须理会此两句。

○花犯小娉婷

海绡翁曰：自起句至相认，全是梦境。“昨夜”，逆入。“惊回”，反跌。极力为“送晓色”一句追逼。复以“花梦准”三字钩转作结。後片是梦非梦，纯是写神。“还又见”应上“相认”，“料唤赏”应上“送晓色。”眉目清醒，度人金针。全从赵师雄梦梅花化出，须看其离合顺逆处。

○解连环暮檐凉薄

海绡翁曰：起三句兴与新雁过妆楼“风檐近、浑疑玉佩丁东”同意，盖亦思去妾而作也。暮凉，起赋。“故人”，点出。“来邈”一断，却以“夜久”承“暮凉”。“纤白”一断，却以“梦远”承“来邈”。掩帷倦入，跌进一步，复以阑承檐。笔笔断，笔笔续，须看其往复脱换处。换头六字，一篇命意所注。未秋先觉，加一倍写，钩勒浑厚。“抱素影”三句，谓旧意犹在，未忍弃捐。“翠冷”二句，谓其人已去。“绛绡暗解”，追忆相逢，“褪花坠萼”，则而今憔悴，人事风景，一气铸，觉翁长技。明月谓扇，楚山扇中之画，却暗藏高唐神女事，疑其人此时已由吴入楚也。

○高阳台修竹凝妆

海绡翁曰：“浅画成图”，半壁偏安也。“山色谁题”，无与国者。“东风紧送”，则危急极矣。“凝妆”“驻马”，依然欢会。酒醒人老，偏念旧寒，灯前雨外，不禁伤春矣。“愁鱼”，殃及池鱼之意。“泪满平芜”，则城邑丘墟，高楼何有焉。故曰“伤春不在高楼上”，是吴词之极沉痛者。

○扫花游水云共色

海绡翁曰：“水云共色”，正面空处起步。“章台春老”，侧面实处转步。“山阴夜晴”，对面宽处歇步。“遍地梨花”，复侧面空处回步，以下步步转，步步歇，往复盘旋，一步一境。换头五字，贯澈上下，通体浑融矣。

○声声慢檀栾金碧

海绡翁曰：郭希道池亭，即清华池馆，是觉翁常游之地。孙无怀只以别筵暂驻，平时之多宴，固未与也。“知道”二字，为无怀设想，真是黯然销魂。“赋粉”以下，纯作痴恋语，为惜别加倍出力。学者须听弦外音。人在、凝眸、瞰妆，纯用倒卷。共惜、知道、轮他，是词中点睛。起八字殊有拙致。

○杏花天幽欢一梦

海绡翁曰：“幽欢一梦成炊黍”，以下三句缴足，“楼上宫眉在否”，以上三句逼取，顺逆往来，无不如意。

○青玉案新腔一唱

海绡翁曰：“疏酒”，因无翠袖故也，却用上阕人家度岁之乐，层层对照，为“何时”二字，十二分出力。

○金缕歌乔木生云气

海绡翁曰：“此心与、东君同意”，能将履斋忠款道出。是时边事日亟，将无韩岳，国脉微弱，又非昔时。愆斋意主和守，而屡疏不省，卒致败亡。则所谓“後不如今今非昔，两无言、相对沧浪水。怀此恨、寄残醉”也。言外寄慨，学者须理会此旨。前阕沧浪起，看梅结。後阕看梅起，沧浪结。章法一丝不走。

○夜游宫窗外捎溪

海绡翁曰：通章只做“梦觉新愁旧风景”一句。“见幽仙，步凌波，月边影”，是觉。“绀云欹，玉搔斜，酒初醒”，又复入梦矣。

○梦芙蓉西风摇步绮

海绡翁曰：前阕全写真花。“记长是”，逆入。“当时”，平出。“自别”转“慵起”结，然後以“秋魂”起、“环佩”落，千回百折以出。“画图重展”四字，真有玉花却在御榻上之意。“惊认旧梳洗”，真有圉人太仆皆惆怅之意。“林断琼娘”，复回顾前阕，又真有榻上庭前屹相向之意。写神固不待言，难得如此笔力。

○尾犯翠被落红妆

海绡翁曰：此因浪翁客吴，而思在吴之人也。在吴之人，即其去姬。“流水赋香，犹共吴越”，此起兴，言外见人之不如。“十载”二句，请其人留吴已久，有如此曲折，则蝉歌之咽，盖不为今别矣。“曾送客”，揭出。项庄舞剑，固意在沛公。“锦雁”是西湖上山，祝英台近所谓“锦雁峰”前也。下二句，谓其人去，则锦雁之泪眼，与孤城接连，惟见“平芜烟阔”耳。半镜犹冀重逢，故人但有梦见，茫茫此恨，不知已浪翁能代传否。篇中忽吴忽越，极神光离合之妙。

○玉蝴蝶角断签鸣

海绡翁曰：此篇脉络颇不易寻，今为细绎之。当先认定“书光”“书”字，谓得其去姬书札也。“生动”“凄凉”，全为此书。所谓“万种”，只此一事。秋气特佐人悲耳。“旧衫”二句，乃从去时追写。谓临别之泪，染此衫中，今则已成旧色，为此书提起。而“花碧”“蜂黄”，皆历历在目，所谓凄凉也。“伤”字，又提。“楚魂”应悲秋，“雁汀”“来信”，收束“书”字。以虚结实。“都忘”，反接，最奇幻，得此二字，超然遐举矣。言未得书前，往事都不记省也。“水沉”，花香。“岸锦”，叶色。旧赏，则未别前事。御沟题叶，又是定情之始。今则此情“应不到流湘”矣，盖其人已由吴入楚也。“数客路、又随淮月”，又将由楚入淮，则身益零落，固不如居吴时也，吴则觉翁常游之地，故曰“羨故人还买吴航”，二语盖皆书中所具。语语徵实，笔笔凌空，两结尤极缥缈之致。

○点绛唇时霎清明

海绡翁曰：此亦思去姬而作。“西园”，故居。“清明”，邂逅之始。“春留”，正见人去。却只言往事，只言旧寒。既云不过，则绿阴燕子，皆是想像之词，当前惟有征衫之泪耳。

○解连环思和云结

海绡翁：云起梦结，游思缥缈，空际传神。中间“来时”，逆挽。“相忆”，倒提。全章机杼，定此数处。其馀设情布景，皆随手点缀，不甚著力。

○拜新月慢绛雪生凉

海绡翁曰：“昨梦”九字，脱开以取远神。以下即事感叹。“身世游荡”四字是骨。後阕复起。三句作层层跌宕，回视昨梦，真如海上三神山矣。绛都春南楼坠燕

海绡翁曰：“坠燕”，去妾也。已成往事，故曰又。“叶吹”十一字，言我朝暮只如此过。从“夜凉”再展一步，然後以“当时”句提起，“客路”句跌落。“雾鬢”三句，一步一转，收合“明月娉婷”。“别馆”正对“南楼”，乍识似人，从不见转出。“旧色旧香”，又似真见，“闲雨闲云情终浅”，则又不如不见矣。层层脱换，然後以“真真难画”，只作花看收住。复转一步作结，笔力直破馀地。

○瑞龙吟黯分袖

海绡翁曰：一词有一词命意所在，不得其意，则词不可读也。题是梦窗送梅津，词则惟说梅津伤别。所伤又是他人，置身题外，作旁观感叹，用意透过数层。“黯分袖”，谓梅津在吴，所眷者此时不在别筵也。第一二段设景设情，皆是空际存想。後阕始叙别筵，一宵歌酒，陡住。翠微是西湖上山，故下云“西湖到日”。“犹忆”是逆溯，“到日”是倒提。“谁家听、琵琶未了，朝骢嘶漏”，乃用孙巨源在李太尉家闻召事。梅津此时盖由吴赴阙也。“待来共凭，齐云话旧”，一笔钩转。然後以“莫唱朱樱口”一句归到别筵。“空教人瘦”，则黯分袖之人也。吴词之奇幻，真是急索解人不得。

○忆旧游送人犹未苦

海绡翁曰：言是伤春，意是忆别，此恨有触即发，全不注在澹翁也，故曰“送人犹未苦”“片红”“润绿”，比兴之义。跌起赋情，笔力奇重。病渴分香，意乃大明。不为送人，亦不为送春矣。“西湖断桥”，昔之别地。下二句，言风景不殊。“离巢”二句，谓其人已去。“故人”，指澹翁。写怨正与赋情对看，言我方在此赋情，故人则到彼，为我写怨矣。澹翁此行，当是由吴入杭。

○三姝媚湖山经醉惯

海绡翁曰：过旧居，思故国也。读起句，可见“啼痕酒痕”，悲欢离合之迹。以下缘情布景，凭吊兴亡，盖非仅兴怀陈迹矣。“春梦”须断，往来常理，人间二字，不可忽过。正见天上可哀，“梦缘能短”，治日少也。“秦筝”三句，回首承平，“红颜先变”，盛时已过，则惟有斜阳之泪，送此湖山耳。此盖觉翁晚年之作，读草窗“与君共承平年少”，及玉田“独怜水楼赋笔，有斜阳还怕登临”，可与知此词。

○新雁过妆楼梦醒芙蓉

海绡翁曰：“翠微”西湖上山，“流水”则西湖也。其人以春来以秋去。故曰“苦似春浓”。“绀云未合”，佳人未来之意。“不见征鸿”，则音问全无。“宣城放客”，分明点出江枫夜落，其人在吴。下句谓其思我题叶相寄，亦如我之赋情也。结与起应，神光离合。

○隔浦莲近榴花依旧

海绡翁曰：“依旧”，逆入。“梦绕”，平出。“年少”，逆入。“恨绪”，平出。笔笔断，笔笔续。“旅情懒”三字，缩入上段看。以下言长桥重午，只如此过，无复他情。词极萧散，意极含蓄。

○应天长丽花斗靥

海绡翁曰：上阕全写盛时节物，极力为换头三句追逼。至“巷空人绝，残灯尘壁”，则几不知为元夕矣。此与六丑吴门元夕风雨立意自异。此见盛极必衰，彼则今昔之感。

○解蹀躞醉云又兼醒雨

海绡翁曰：此盖其人去後，过其旧居而作也。从题前起，言前此未来，魂梦固已时到矣。且疑醉疑醒，如倦蜂之迷著矣。“梨花”乃用梨花云事，亦梦也。三句一气，非景语。“还做一段相思”，从下二句见。“还做”句，倒提。下二句，逆挽。“朱桥深”巷，“残照西风”，梦境依稀，通体浑化，欲学清真，当先识此种。

○莺啼序横塘棹穿艳锦

海绡翁曰：“横塘”，吴地，伏结段之吴宫。“西园”，杭居，承第三段之“西湖”。第二段闭门思旧，空际盘旋，是全篇精神血脉贯注处。花归而人不至，旧愁新恨，掩抑怨断，当为其去姬作。

○惜黄花慢送客吴皋

海绡翁曰：题外有事，当与瑞龙吟黯分袖参看。“沈郎”谓梅津，“系兰桡”，盖有所眷也。“仙人”谓所眷者，“凤箫”则有夫妇之分。“断魂”二句，言如此分别，虽九辩难招，况清真词乎。含思凄婉，转出下四句，实处皆空矣。“素秋”言此间风景，不随船去则两地趁涛，惟叶依稀有情。“翠翘

”即上之仙人，特不知与瑞龙吟所别，是一是二。

○齐天乐曲尘犹沁

海绡翁曰：此夏日泛湖作也。“春换”，逆入。“秋怨”，倒提。“平芜未翦”，钗勒。“一夕西风”，空际转身，极离合脱换之妙。

○踏莎行润玉笼绡

海绡翁曰：读上阕，几疑真见其人矣。换头点睛，却只一梦。惟有雨声菰叶，伴人凄凉耳。生秋怨，则时节风物，一切皆空。

○青玉案短亭芳草

海绡翁曰：此与“黄蜂频扑秋千索”异矣，岂其人已没乎。词极凄艳，却具大起大落之势，大家之异人如此。

○浪淘沙灯火雨中船

海绡翁曰：“春草”，邂逅之始。“秋烟”，别时。“来去年年”，遂成往事，“西园”，故居，“春事改”，人事迁，也不承上阕秋字。

○六丑渐新鹅映柳

海绡翁曰：题是“吴门元夕风雨”。上阕乃全写昔之无风雨，却以“年光旧情尽别”作钩勒。下文风雨只闲闲带出。“少年花月”，回首承平。“长安梦”，望京华也。天时人事之感，故国平居之思，复谁领得。

○鹧鸪天池上红衣

海绡翁曰：“杨柳阊门”，其去姬所居也。全神注定，是此一句。“吴鸿归信”，言己亦将去此间矣，眼前风景何有焉。

○夜行船鸦带斜阳

海绡翁曰：此与鹧鸪天皆寓化度寺作。彼之池上，化度寺中之池。此言“西池”，西园中之池，当时别地也。两首合看，意乃大明。

○古香慢怨娥坠柳

海绡翁曰：此亦伤宋室之衰也。“月中游”用唐玄宗事。“残云剩水”，则无复霓裳之盛矣。“夜约羽林”用汉武帝事，“轻误”则屯卫非人矣。沧浪韩王别业，故家乔木，触目生哀。故後阕遂纵怀故国，“残照谁主”，不禁说出。重阳催近，光景无多，势将岌岌。词则如五云楼阁，缥缈空际，不可企矣。“金风翠羽”是七夕，“月中游”则中秋也，重阳又催近，由此转出，由此转出，离合之妙如此。豪宕感激，真气弥漫，却非稼轩。尝论词有真气，有盛气。真气内充，盛气外著，此稼轩也。学稼轩者无其真气，而欲袭其盛气，鲜有不败者矣。能者则真气内含，盛气外敛。

○夜游宫人去西楼

海绡翁曰：“楚山”梦境，“长安”，京师，是运典。“扬州”则旧游之

地，是赋事。此时觉翁身在临安也。词则沉朴浑厚，直是清真後身。

○点绛唇明月茫茫

海绡翁曰：词中句句是怀人，且至於梦，至於啼。又曰“可惜人生”，曰“心期误”，凄咽如此，决非徒为吴吟可知。与当杨柳阊门参看。

○惜秋华细响残蛩

海绡翁曰：“残蛩”正见深秋，细响则怀抱无多耳。因物起兴，风诗之遗。已是灯前始念残照，又由残照而追晓影，纯用倒卷。此笔尚易见，一日之中，已是不堪回首，况隔年乎。用加倍法以逼起。换头五字如此运意，则急索解人不得矣。“娟好”正对“老”字，有情故好。“晚梦”三句有情奈何，“秋娘”二句无情奈何。层层脱换，笔笔变化。“泪”字是“雨”字倒影，结句缩入上“闲”字看。“画船”，多少人家乐事。已则无心游赏，所以闲也。闭门思旧意，却不说出，含蓄之妙如此。案亦思去姬而作。其人以秋去，故曰“深秋怀抱”。“翠微”，西湖上山，旧携手地也。“秀色”“秋娘”，义兼比兴。题曰重九，仅半面耳。将此词与清真丹凤吟并读，宜有司入处，则周吴之秘亦传矣。

○丁香结香袅红霏

海绡翁曰：咏物题却似纪游，又似怀旧，俯仰陈迹，无限低徊。置身空际，大起大落，独往独来。稼穡中有雄杰意态，读吴词者所当辨也。“自伤时背”，贤者退而穷处意。“秋风换故园梦里”，朝局变迁也，言外之旨，善读者当自得之。

○喜迁莺江亭年暮

海绡翁曰：“趁飞雁、又听数声柔橹”，已动归兴。“蓝尾”二句，人家节物，归兴愈浓。至此咽住，却翻身转出旧时羁旅，言欲归不得，正不止今日江亭也。读者得诀，在辨承转。读六朝文如是，读吴词亦如是。“雪舞”以下江亭风景，言此时宜做初番花信矣。而峭寒如此，天心尚可问乎。身世之感，言外寄慨。何处正对江亭，博良宵，则无复关心花信，故曰“谁念行人，愁先芳草”。“短檠”二句，非红烛画堂所知。“便归好”，盖犹未也。结句，正见年华如羽，见在如此，未来可知。

○风入松（画船帘密）

海绡翁曰：是香是梦，游思缥缈，吴词之极费寻索首。“不藏香”，起，“楚云”则梦也。“炉烬”承香，“朝阳”承云。香既不可久，则梦亦不可留，故曰“怕暖消春日朝阳”。“晴熏”则日暖未消，“断烟”则馀香尚袅，断续反正，脉络井井，不得其旨，则谓为晦耳。“思量”起下阕，楼隔垂杨，燕锁幽妆，人已去也。“梅花”二句，影事全空，徒增烦恼。“霜鸿”往事

，“寒蝶”今情，当与解蹀躞一阕参看。盖亦为其去姬而作也。

○好事近（琴冷石床云）

海绡翁曰：上阕已了，下阕加以烘，始觉万籁皆寂。

○倦寻芳坠瓶恨并

海绡翁曰：起从题前盘旋，结从题後摇曳。中间叙遇旧，真是俯仰陈迹。

○朝中措海东明月

海绡翁曰：思去姬也。“只别时难忘”一句耳，却写得香色皆空，使人作天际真人想。

○解语花檐花旧滴

海绡翁曰：“旧滴”，逆入。“新啼”，平出。复以“残冬”钩转。三句极伸缩之妙。“澹烟”二句脱开，写春人如画。梅痕二句复“旧滴”“新啼”。歇拍，复写春人续“凌波”“挑荠”。“辛盘葱翠”，节物依然。“青丝牵恨”，旧情犹在。“还斗”，平入。“曾试”，逆出。“帆去”，复由复回转落。“泥云万里”，重将风雨一提，然後跌落。“翦断红情绿意”，“轻怜”“宜睡”，复拗转作收。笔力之大，无坚不破。

○塞垣春漏瑟侵琼管

海绡翁曰：题是元旦。自起句至“花心短”，却全写除夕。至“梦回”“春远”，乃点出春字。下阕写春事如许，回忆曲屏，向所谓远者，今乃历历在目矣。章法入神，勿徒赏其研炼。“柳丝裙”，言柳丝如春人之裙也。“争拜东风盈灞桥岸”，是柳丝，是春人，写得绚烂。“髻落”二句，言元旦则簪花胜矣。而燕子迟来，故钗落成恨，用事入化。

○惜秋华露蛛丝

海绡翁曰：因“楼阴堕月”，而思“宫漏未央”。因“宫漏未央”而思“钿钗遗恨”。触景生情，复缘情感事。以下夹叙夹议，至於此情难问，则人间天上，可哀正多，又不独钿钗一事矣。殆未忘北狩帝后之痛乎。

○烛影摇红碧澹山姿

海绡翁曰：湖山起，坊陌承“渐暖”，则忘却暮寒矣。“恣游不怕”，并且无愁，湖山奈何，残梅自怨，翠屏自不照，哀乐不同也。“楚梦”，衰世君臣，“留情未散”，彼昏不知。“天长信远”，犹望明时。“春阴帘卷”，仍复无望，如此看去，有多少忠爱。

○高阳台宫粉雕痕

海绡翁曰：“南楼”七字，空际转身，是觉翁神力独运处。细雨二句，空中渲染，传神阿堵。解此二处，读吴词方有入处。

○扫花游冷空澹碧

海绡翁曰：不过写春阴变雨耳。“骤卷风埃”，从轻云深务一变。“红湿杏泥”，从冷空澹碧一变。却用“笙箫”二句横空一断，从游人眼中看出，带起下阕。“艳辰易午”，“恨春太妒”，是通篇眼目。天气既变，人情亦乖，奈此良辰美景何，极稼厚深挚。

○过秦楼藻国凄迷

海绡翁曰：因妒故怨，怨字倒提。“凝情谁”，怨妒都有。下阕人情物理，双管齐下。“哀蝉”三句，见盛衰不常，随时变易，而道则终古不变也。“能西风老尽，羞趁东风嫁与”，是在守道君子。此不肯攀援藩邸，而老於韦布之大本领，勿以齐梁小赋读之。

◎宋周邦彦片玉词

○瑞龙吟章台路

海绡翁曰：第一段地，“还见”逆入，“旧处”平出。第二段人，“因记”逆入，“重到”平出，作第三段起步。以下抚今追昔，层层脱卸。“访邻寻里”，今。“同时歌舞”，昔。“惟有旧家秋娘，声价如故”，今犹昔。而秋娘已去，却不说出，乃吾所谓留字诀者。於是“吟笺赋笔”，“露饮”“闲步”，与“窥户”“约黄”，“障袖”“笑语”，皆如在目前矣。又吾所谓能留，则离合顺逆，皆可随意指挥也。“事与孤鸿去”，咽住，将昔游一齐结束。然後以“探春”二句，转出今情。“官柳”以下，复缘情叙景。“一帘风絮”，绕後一步作结。时则“褪粉梅梢，试花桃树”，又成过去矣。後之视今，犹今视昔，奈此断肠院落何。

○风流子新绿小池塘

海绡翁曰：池塘在莓墙外，莓墙在绣阁外，绣阁又在风帟外，层层布景，总为“深几许”三字出力。既非巢燕可以任意去来，则相见亦良难矣。“听得”“遥知”，只是不见。梦亦不到，见字绝望。甚时转出见字後路，千回百折，逼出结句。画龙点睛，破壁飞去矣。

○兰陵王柳阴直

海绡翁曰：柳起兴，非咏柳也。“弄碧”一留，却出“隋堤”。“行色”一留，却出“故国”。“长亭路”复“隋堤上”。“年去岁来”复“曾见几番”。“柔条千尺”复拂水飘绵。全为“京华倦客”四字出力。第二段“旧踪”往事，一留。“离席”今情，又一留，於是“梨花榆火”一句脱开。“愁一箭”至“数驿”三句逆提。然後以“望人在天北”一句，复上“离席”作歇拍。第三段“渐别浦”至“岑寂”，证上“愁一箭”至“波暖”二句。盖有此渐，乃有此愁也。愁是倒提，渐是逆挽。“春无极”遥接“催寒食”。“催寒食”是脱，“春无极”是复。结则所谓“闲寻旧踪迹”也。踪迹虚提，“月榭

” “露桥” 实证。

○琐窗寒（暗柳啼鸦）

海绡翁曰：此篇机杼，当认定“故人翦烛西窗语”一句。自起句至“愁雨”，是从夜阑追溯。由户而庭，乃有此西窗。由昏而夜，乃为此翦烛。用层层赶下。“嬉游”五句，又从“暗柳”“单衣”前追溯。旗亭无分，乃来此户庭。俦侣俱谢，乃见此故人。用层层缴足作意，已极圆满。“东园”以下，复从後一步绕出，笔力直破馀地。“少年”“迟暮”，大开大合，是上下片紧凑处。

○丹凤吟迤邐春光无赖

海绡翁曰：本是“睡起无𠄎”，却说“春光无赖”。已“暮景”矣，始念“朝来”。已“残照”矣，因思“昼永”。笔笔逆，笔笔断，为“迤邐”二字曲曲传神。以垫起换头“况是”二字。不为别离，已是无𠄎，缩入上阕，加倍出力。然後转出下句。“心绪恶”则比“无𠄎”难遣，故曰“无计”。进此一步，已是尽头，复作何语。却以“那堪”二句钩转。“弄粉”二句放开。至“怕人道著”，则无𠄎无计，一齐收起，惟有无赖之春光耳。三“无”字极幻化。

○满路花金花落烬灯

海绡翁曰：“玉人新闲阔”，脱。“更当恁地时节”，复上六句。後阕全写著这情怀。前用虚提，後用实证。

○庆春宫云接平岗

海绡翁曰：前阕离思，满纸秋气。後阕留情，一片春声。而以“许多烦恼”一句，作两边绾合，词境极浑化。

○华胥引川原澄映

海绡翁曰：日高醉起，始念夜来离思，即景叙情。顺逆伸缩，自然深妙。

○意难忘衣染莺黄

海绡翁曰：“檐露滴，竹风凉”六字，如繁休伯与魏文帝笺。是时日在西隅，凉风拂衽也。

○霜叶飞露迷衰草

海绡翁曰：只是“美人迈兮音尘绝，隔千里兮共明月”二句耳，以换头三句结上阕。凤楼以下，则为其人设想。一边写景，即景见情。一边写情，即情见景。双烟一气，善学者自能於意境中求之。

○法曲献仙音蝉咽凉柯

海绡翁曰：著眼两“时”字，曰倦曰困，皆由此生。又著眼“向、处”字，窗外窗内，一齐收拾。以换头三字结足上阕。文园以下，全写抱影凝情。虚

提实证，是清真度人处。

○渡江云晴岚低楚甸

海绡翁曰：“暖回”二句，人归落雁後也。“骤惊春在眼”，偏惊物候新也。皆从前人诗句化出。又皆宦途之感，於是不禁有羨於山家矣。“何时”妙，“委曲”又妙。下四句极写春色，乃极写山家。换头“堪嗟”二字，突出甚奇。“东”“西”又奇，“指长安”又奇。如此则还山无日矣。春到而人不到，谓之何哉。此行当是由荆南入都。风翻潮濺，视山家安稳何如。水驿蒹葭，视山家偃息何如。“处”字如此心安处之处，是全篇结穴。

○六丑正单衣试酒

海绡翁曰：蔷薇谢後，言春去也。故直从惜春起。“留”字“去”字，将大意揭出。“为问家何在”，犹言春归何处也。“夜来”以下，从蔷薇谢後指点。结则言蜂蝶但解惜花，未解惜春也。惜花小，惜春大。东园二句，谢後又换一境。“成叹息”三字用重笔，盖不止惜花矣。“长条”三句，花亦愿春暂留。“残英”七字，“留”字结束，终不似至“欹侧”，“去”字结束。“漂流”七字，愿字转身。“断红”句逆挽“留”字，何由见得逆挽“去”字，言外有无限意思。读之但觉回肠荡气，复何处寻其源耶。

○夜飞鹊河桥送人处

海绡翁曰：河桥逆入，前地平出。换头三句，钩勒浑厚。转出下句，始觉沉深。

○满庭芳风老莺雏

海绡翁曰：层层脱卸，笔笔钩勒，面面圆成。

○花犯粉墙低

海绡翁曰：起七字极沉著，已将三年情事，一齐摄起。旧风味从去年虚提。露痕三句，复为照眼作周旋。然後去年逆入，今年平出。相将倒提，梦想逆挽。圆美不难，难在浑劲。

○过秦楼水浴清蟾

海绡翁曰：通篇只做前结三句。自起句至“更箭”，是去秋情事。“梅风”三句，又历春夏，所谓“年华一瞬”。“见说”三句，“人今千里”。“谁信”三句，“梦沉书远”也。明河疏星，又到秋景。前起逆入，後结仍用逆挽。构局精奇，金针度尽。

○大对宿烟收

海绡翁曰：玩一“对”字，已是惊觉後神理。“困眠初熟”，却又拗转。而以“邮亭”五字，作中间停顿，前後周旋。换头五字陡接。“流潦”八字，复绕後一步出力。然後以“怎奈向”三字钩转。将前阙所有情景，尽收入

“伤心目”中。“平阳”二句，脱开作垫，跌落下六字。“红糝”二句，复加一层渲染，出结句。与“自怜幽独”，顾盼含情。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，美成信天人也。

○塞垣春暮色分平野

海绡翁曰：“渐别离气味难禁也”，脱。“更物象、供潇洒”，复上五句。然後以“念多才”十二字，归到别离气味上。後阕全从对面写，层联而下，总收入“追念”二字中，正是难禁难写处。比“金花落烬灯”一首，又加变化。学者悟此，固当飞。

○四园竹浮云护月

海绡翁曰：“鼠摇”“萤度”，於静夜怀人中见，有东山诗人之意。“犹在纸”二语惊人，是明明有前期矣。读结语则仍是漫与。此等处皆千回百折而出之，尤佳在朴拙。

○隔浦莲近拍新篁摇动翠葆

海绡翁曰：自起句至换头第三句，皆惊觉後所见。“纶巾”“困卧”，却用逆叙。“身在江表”，梦到吴山。船且到，风辄引去，仙乎仙乎。周词固善取逆势，此则尤幻者。“檐花帘影”，从“萍破处”见。盖晓灯未灭，所以有檐花。风动帘开，所以有帘影。若作帘花檐影，兴趣索然矣。胡仔固是胶柱鼓瑟，王又愈引愈远。可惜於此佳处，都未领会。

○齐天乐绿芜凋尽

海绡翁曰：此美成晚年重游荆南之作。观起句，当是由金陵入荆南。又先有次句，然後有起句。因“殊乡秋晚”，始念“绿芜凋尽”也。留滞最久，盖合前游言之。渭水长安指汴京。此行又将由荆南入开封矣。渡江云“晴岚低楚甸”，疑继此而作。王国维谓作於金陵，微论後阕，即第二句已不可通矣。周济谓渭水长安指关中，亦非。

○拜星月慢夜色催更

海绡翁曰：荒寒寄宿，追忆旧欢，只消秋一叹。伊威在室，蟋蟀在户，不可畏也，伊可怀也。画图昭君，瑶台玉环，以比师师。在美成为相思，在道君为长恨矣，当悟此微旨。

○解连环怨怀无

海绡翁曰：全是空际盘旋。“无”起，“泪落”结。中间“红药”一情，“杜若”一情，“梅萼”一情。随手拈来，都成妙谛。梦窗“思和云结”，从此脱胎。味“纵妙手能解连环”句，当有事实，疑亦谓李师师也。今谓“信音辽邈”，昔之“闲语闲言”，又不足凭。篇中设景设情，纯是空中结想，此周词之极幻者。

○关河令秋阴时晴

海绡翁曰：由更深而追想过去之暝色，预计未尽之长夜。神味拙厚，总是笔力有馀。

○绮寮怨上马人扶残醉

海绡翁曰：此重过荆南途中作。杨琼，苏州歌者，见白香山诗。“徘徊”“叹息”，盖有在矣。“敛愁黛，与谁听”，知音之感。“何曾再问”，正急於欲问也。“旧曲”“谁听”，“念我”“关情”，问之不已，特不知故人在否耳。拙重之至，弥见沉浑。江陵以下，言知音难遇也。故人二字倒钩。未歌先泪，又不止敛愁黛矣。顾曲周郎，其亦有身世之感乎。

○尉迟杯隋堤路

海绡翁曰：“淡月”“河桥”，始念隋堤日晚。“画舸”“烟波”，“重衾”“离恨”，节节逆溯，还他隋堤。“旧客京华”，仍用逆溯。“渔村水驿”，收合河桥。梦魂是重衾里事。无聊自语，则酒梦都醒也。“小槛”对“疏林”，“欢聚”对“偎傍”，“珠歌翠舞”对“冶叶倡条”，“仍惯见”对“俱相识”，是搓挪对法。红友谓於傍字读，非。“亭亭画舸系春潭。只待行人酒半酣。不管烟波与风雨，载将离恨过江南。”张文潜诗。

○浪淘沙慢晓阴重

海绡翁曰：“经时信音绝”，是全篇点睛。自起句至“亲折”，皆是追叙别时。下二段全写忆别。上下神理，结成一片，是何等力量。

○应天长条风布暖

海绡翁曰：前阙如许风景，皆从“闭门”中过。後阙如许情事，偏从“闭门”中记。“青青草”以下，真似一梦，是日间事，逆出。

○扫花游晓阴翳日

海绡翁曰：微雨春阴，绕堤驻马，闲闲写景。“信流去”陡接，怨题逆出。“任占地持杯，扫花寻路”，言任是如此，春亦无多耳。缩入上句。“看将愁度日”，再推进一层。如此则好春亦只是愁。而春事之多少，更不足问矣。“文君更苦”，复从对面反逼。“扁城钟鼓”，游思缥缈，弥见沉郁。

○玉楼春桃溪

海绡翁曰：上阙大意已足，下阙加以渲染，愈见精采。

○渔家傲几日轻阴

海绡翁曰：“醉”字倒提。“金杯侧”逆挽。上阙是朝来事，下阙是昨宵事。

○蓦山溪楼前疏柳

海绡翁曰：“无穷路”，从归来後追忆此柳，真是黯然销魂。“偏向此山

明”，有多少往事在。“倦追寻、酒旗戏鼓”，所以见此山而无语凝伫也。前虚後实，钩勒无迹。“今宵”以下，聊复尔尔，正见往事都非，“幸有”云者，聊胜於无耳。

○秋蕊香乳鸭池塘

海绡翁曰：春闺无事，妆罢惟有睡耳。作想像之词看最佳，不必有本事也。梦春远，妙。此时风景，皆消归梦中，正不止一帘内外。

○品令夜阑人静

海绡翁曰：如此美景，只於帘内依稀。“曲角阑干”，却不敢凭，以其为“旧携手处”也。如此，则应是“不禁愁与恨”矣。以换头结上阙。“纵相逢难问”，加一倍写。“黛痕”七字，即恨即愁。“後期无定”，未有相逢，“肠断香消”，收足起句。

○木兰花令歌时宛转

海绡翁曰：“薄酒”七字，是全阙点睛。“歌时”三句，从醒後逆溯。下阙句句是愁。

○丁香结苍蘚沿阶

海绡翁曰：起五句全写秋气，极力逼起“汉姬”五字，愈觉下句笔力千钧。“登山临水”，却又推开，从宽处展步。然後跌落换头“牵引”二字。以下一转一步一留，极顿挫之能事。

○蓦山溪江天雪意

海绡翁曰：“恨眉羞敛”，结上阙所谓往事。“人去”五字，转出今情，却从梅写，气味醇厚。

○夜游宫叶下斜阳

海绡翁曰：桥上则“立多时”，屋内则“再三起”，果何为乎。“萧娘书一纸”，惟已独知耳，眼前风物何有哉。

◎宋辛弃疾稼轩词

○永遇乐千古江山

海绡翁曰：金陵王气，始於东吴。权不能为汉讨贼，所谓英雄，亦公保江东耳。事随运去，本不足怀，“无觅”亦何恨哉。至於寄奴王者，则千载如见其人。“寻常巷陌”胜於“舞榭歌台”远矣。以其能虎步中原，气吞万里也。後阙谓元嘉之政，尚足有为。乃草草卅年，徒忧北顾，则文帝不能继武矣。自元嘉二十九年，更谋北伐无功。明年癸巳，至齐明帝建武二年，此四十三年中，北师屡南，南师不复北。至於魏孝文济淮问罪，则元嘉且不可复见矣。故曰“望中犹记”，曰“可堪回首”。此稼轩守南徐日作，全为宋事寄慨。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，谓己亦衰老，恐无能为也。使事虽多，脉络井井可寻，是

在知人论世者。

○摸鱼儿更能消

海绡翁曰：时春未去也，然更能消几番风雨乎。言只消几番风雨，则春去矣。倒提起。“惜春”七字，复用逆溯，然後跌落下句，思力沈透极矣。“春且住”，咽住。“无归路”，复为春计不得。“怨春不语”，又咽住。“蛛网”“飞絮”，复为怨春者计亦不得，极力逼起下阕“佳期”。果有佳期，则不怨春矣，如又误何。至佳期之误，则以蛾眉之见妒也。纵有相如之赋，亦无人能谅此情者，然後佳期真无望矣。“君”字承“谁”字来。既诉矣，则君亦安所用舞乎，咽住。环燕尘土，复推开，言不独长门一事也，亦以提为勒法。然後以“闲愁最苦”四字，作上下脱卸。言此皆往事，不如眼前春去之闲愁为最苦耳。斜阳烟柳，便无风雨，亦只匆匆。如此开合，全自龙门得来，为词家独辟之境。“佳期”二字，是全篇点睛。时稼轩南归十八年矣，应问三篇，美芹十论，以讲和方定议，不行。佳期之误，谁误之乎。读公词，为之三叹。寓幽咽怨断於浑灏流转中，此境亦惟公有之，他人不能为也。然苟於此中求索消息，而以不似学之，则亦何不可学之有。(1z)